



“滴答，滴答，下小雨啦！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童话有童话大王郑渊洁，故事有故事大王孙敬修，儿歌当然也有大王，那就是刘饶民。在上世纪50-80年代，青岛人出差到外地，只要你说是青岛来的，他们一定会说：你们青岛有两宝：一是啤酒，二是刘饶民。刘饶民一生为孩子创作了32本儿歌集，共计3000余首儿歌，经典儿歌《春雨》《问大海》被选入小学课本十几年。斯人已去30周年，他的影响依然存在。



青岛有个『儿歌大王』刘饶民

□侯修圃

1979年春，中国作家协会组织诗人到各地采风，团长艾青，副团长雁翼，团员有著名诗人严阵、石英、苗得雨等20余人。最后一站到青岛，青岛市文联非常重视，派出高水平的诗人接待，座谈会地址设在人民会堂二楼小会议室，由刘饶民主持。

诗人相逢，格外热情。刘饶民操着浓重的莱阳腔，就诗歌创作并结合在座诗人的特点，幽默诙谐，巧妙地点评和不时地背诵几节诗作，全场笑声、掌声不绝于耳。上海诗人李根宝按捺不住了，站起来当场背诵刘饶民的儿歌《问大海》：“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蓝？大海笑着回答：我的怀中抱着天。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咸？大海笑着回答：因为渔民流的汗。”

刘饶民的儿歌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可这位儿歌大王，一开始的职业却是个“孩子王”。

刘饶民1922年出生于山东莱西一个贫农家庭里。6岁就随着大人到农田里干活，10岁才在农闲时开始上学。1945年，他参加教育工作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青岛解放后，刘饶民进城，被派到台东区顺兴路小学，做教导主任兼语文教师。

刘饶民虽然没有上过多少学，但他勤奋好学，刻苦用功。小学图书馆里没有多少图书，他几乎翻了个遍，所有唐诗宋词，悉数读了个遍。此外，还到兄弟学校借书读。他喜欢孩子，了解孩子的心理，根据孩子的需要，认真研究教材和备课。由于教学成绩斐然，1951年刘饶民被评为青岛市小学一等模范教师。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孩子们的课外读物几乎是零，许多孩子捧着《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啃。刘饶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作为小学教师为孩子写东西义不容辞。1949年他开始创作儿歌和儿童诗，第一首儿歌发在《胶东日报》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50年8月，童话诗《小黄牛烙饼》出版，1951年又结集出版了儿歌集《写封喜信给毛主席》。

为了培养人才，1952年8月，刘饶民被派往山东师范学院进修。在繁忙的学习中，他仍然不忘儿歌创作。当时流传一则笑话：有一天，上体育课，学生分组跳远。只见刘饶民促跑慢吞吞的，扑通一跳，就叫起来：“不好啦，不好啦，我的脚脖子崴了！”同学把他送到宿舍，他借故不上体育课，回到宿舍拿起小本就写。体育课结束，同学们回到宿舍，有同学问他：“老刘，你写什么？”他头不抬、眼不睁地说：“别打扰，我在搞创作呢！”

1954年8月，刘饶民山师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附中（现海大附中）任语文教师兼教导员。经过进修，他的眼界开阔了，读书多了，文化底蕴更加深厚了。这对他的创作来说，犹如插上了翅膀，他的创作进入高潮期。那时附中流传着一个段子：刘饶民一次带着学生下乡劳动，休息时，他一个人坐在地头发呆，学生问他：“刘老

师，你在想什么？”他像没听见，照常发呆。有位老师开玩笑：“老刘，你想媳妇了！”刘饶民如梦初醒：“我在构思呢！”

他的创作到了见缝插针、废寝忘食的程度，所以创作硕果累累。1956年出版了童话诗《兔子尾巴的故事》，1957年出版了童话诗《种瓜少年》，1958年出版了儿童寓言诗《迎春花和小黄莺》、儿歌集《天上星联星》《含羞草》，1959年出版了《儿歌一百首》等。从密集地出版诗集可以看出，他的创作不仅进入高峰，而且更加成熟和稳健。童话诗集《兔子尾巴的故事》荣获1957年全国少儿作品一等奖。1959年6月1日《天津日报》发表了刘饶民一个整版儿歌，并加编者按予以推荐和评介。他的部分儿歌被翻译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儿歌《问大海》《春雨》被收入《中国经典儿歌选》。就山东省来说，到今天为止，儿歌（儿童诗除外）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人与他比肩；全国儿歌创作出其右者，也寥若晨星。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岛曾经有一个创作儿歌的辉煌时期，当时专门从事儿歌创作的作家有四五十人，这支创作队伍的领军人物就是刘饶民先生。

笔者结识刘饶民是1973年，那时，我正在学写儿歌。刘饶民“文革”前就调到山东海洋学院办公室任秘书，住在市北区合江路“海院”宿舍。这年春天，我由文友带领去拜访他，他很热情，倒水让茶，但不失工农干部做派。赤着脚蹲在床上，操一口莱阳腔，不时地蹦出几个方言字，给我的印象是：没有大诗人的架子，平易近人。自此，我们成了忘年交。

在跟刘老师学习儿歌过程中，我常给他提一些问题，比如，写儿歌的要领是什么？他总是笑笑说，要研究孩子的心理，反映孩子的生活。你不要以为你当过教师就了解孩子，其实不然。要细心观察，准确表达。特别要注意语言简洁流畅，读之顺口，听之顺耳。有时还要念给孩子听，孩子说好才行。他说：创作《春雨》这首儿歌时，我带着初稿到一所小学去，组织孩子开座谈会。我把初稿念给孩子们听：“滴答，滴答，下小雨啦。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禾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读完以后，一个孩子举手说：“老师，我们干什么？”我恍然大悟，后来我在“梨树说我要开花”之后，加了一节：“孩子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这首儿歌之所以成功，是孩子帮了我的忙。

1987年，刘饶民积劳成疾不幸辞世，享年65岁。刘饶民一生为孩子创作了32本儿歌集，计3000余首。斯人已去30周年，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如今活跃在儿歌创作领域上的青岛儿歌作家诸如朱晋杰、王玉、门秀山等，都是在刘饶民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儿歌大王虽去，但留给世人的是一页宝贵的精神财富。

“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的这句话道出了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的残酷性。然而，现实永远比文字更精彩，这一点，从临沂凤凰岭鄅国大墓可以看出。进与退、胜与败、兴与衰，真实的鄅国历史，就写在鄅国青铜器那条条疤痕和裂纹里。

鄅国是位于山东临沂的一个妘姓古国。妘姓历史悠久，身份高贵，系上古“祝融八姓”之一。鄅国开国源于西周初年的那场大分封，当时，鄅国国君被周天子封为子爵，这是个四等爵位，地位不高，鄅国自身的国家实力在列国之中也不出众。

鄅国是个小国，其治理范围还不如今临沂兰山区的一半大，国都位于今临沂兰山区南坊镇鄅古城村。西周时期，鄅国安居一隅，过得倒也自在。进入春秋时期，群雄争霸，鄅国这样的小国可就要遭殃了。

一天，鄅国国君到城外去视察郊区民众的农业生产情况，这本是一个履职尽责、体恤百姓的善举，却给鄅国国君惹来一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悲剧。

邾国是鄅国的西邻，原本倒也能睦邻友好，可进入春秋之后，邾国尚武强悍的基因一下子被激活，不断找鄅国的麻烦。这次，趁鄅国国君外出，鄅国上下没有防备，邾国突然发动“闪电战”，出兵袭击了鄅国国都。邾国军队轻而易举就攻入城中，一阵烧杀抢掠后，生擒了鄅子的夫人、女儿以及大批宫娥使女，继而强占了鄅国“沂西之田”。鄅国本来就弱不禁风，又没有国君在城内指挥调度，这下子几乎亡了国。

望着城内的惨状，鄅国国君的内心彻底被击垮了：国不在，家不在，还有什么可留恋的，还不如豁出这张老脸试试看。此时，无家可归的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直奔邾国国都，低头去向邾国国君求情。经过几番苦苦哀求，邾庄公终于答应将鄅国国君夫人放回，但却拒绝归还他们的女儿。

鄅子无可奈何，只得领着妻子离开邾国。鄅子没啥关系背景，只能暗暗叹息，好在这位鄅国夫人是宋国卿大夫向戌的女儿，于是，老两口赶紧向宋国求援，希望能够救回自己的女儿。

向戌和儿子向宁决定教训教训邾国，于是他们上奏宋国国君，请求发兵讨邾。宋国国君一向倚重向家父子，同时也想借这个机会发笔战争财，于是应允了。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宋国出兵攻打邾国的重镇虫邑，足足打了三个月，终将虫邑攻下。

此时邾国处境危险，南有宋兵压境，北有鲁国虎视眈眈，怕遭夹击的邾庄公慌了手脚，连忙请鄅国出面讲和，答应不再攻打鄅国。可这种不痛不痒的承诺怎会让人放心，宋公责令邾国归还了鄅国的俘虏和财物，一场复仇之战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不过好景不长，向宁后来在宋国发动政变失败，逃到了国外，向家在宋国的势力彻底倒台了。常言道：“唇亡齿寒”，鄅国失去了宋国这个大靠山之后，鄅国很快就卷土重来，灭掉了鄅国。

列国纷争时代，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伎俩司空见惯。鄅国灭亡后，鲁国又心怀鬼胎攻打鄅国，公元前493年，鄅国战败，屁股还没坐热，鄅国就被迫将刚到手的鄅国国土让给了鲁国，从此，鄅国退出了历史舞台，变成了鲁国的属地。

1982年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在临沂市河东区抢救发掘凤凰岭遗存，先后清理出88座墓葬，其中最大的一座被认定为东周古墓。

据了解，河东区凤凰岭上原有五个高大的封土墩，农田平整时将其中三个夷为平地，仅存两墩，发掘的东周墓就是其中的一墩，位于凤凰岭中部的最高峰。这座墓面积近100平方米，由车马坑、器物坑和墓室三部分组成。主墓北侧的器物坑中，出土了编钟、鼎、矛、弓、簇簇等珍贵文物，充分说明此墓的主人生前身份级别之高，不是一般的都邑领主，当属封君抑或诸侯国君之墓。综合考虑，这座大墓的主人被判定为春秋晚期的一位鄅国国君。

东周大国鲁国，也只是在1997年的时候出土过一套石磬，至今尚未出土过编钟。而小小的鄅国居然发现了成套的编钟，足以说明这个小国当时有着发达的礼乐文化和先进的青铜铸造业。

令人惊讶的是，出土的编钟虽工艺精湛，却有被人为毁坏和后来又焊接补铸的痕迹，上面的铭文均被人为锉磨。铜鼎被砍砸和毁坏的痕迹更严重：或缺盖，或足残，或口沿残破，或腹部被砸破，有的鼎足、鼎耳有明显的砍砸和再次焊接补铸的痕迹。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也留存着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如果灭掉某国，就要将该国的重器掠走。这就是被孟子抨击的“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毫无疑问，抢走鄅国编钟等国之重器的是邾国人，将编钟上的铭文锉磨、据为己有的也是他们。只不过，当宋公派军队攻下邾国重镇虫邑，归还俘虏的同时，这些被掠夺的礼器也重新回到了鄅国的怀抱。显然，邾人只是迫于宋国压力，归还不关心情愿，因此，很有可能又在这个时候将部分青铜礼器和编钟进行了报复性砍砸破坏。鄅国痛心之余，只能忍气吞声，回头仔仔细细进行了焊接补铸，成了现在的样子。

【山东古国系列之三十九】

鄅国：写在青铜器上的列国纷争

□张九龙